项羽大传员

日出之前之卷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

之一

摇摇腊月严冬，风雪笼罩万物，大地一片白皑皑的，冰雪封锁了所有河川支流，只有乌江未曾冰冻，仍然是江水呜咽，浪涛汹涌。

九头山已整个为雪所遮盖，枯草小径，参天古木，全染白了头。

山的周围是一片望之无涯的湖沼大泽，平日的湖上烟云，如今全变成白茫茫的雪花在空中、在湖上飞舞。

山那头的小路上出现了一些小黑点，逐渐接近，逐渐扩大，原来是**圆怨**名全副甲胄的骑兵。虽然只有**圆怨**骑，所摆队形依然整齐，最前是**猿**名斥堠，在本队前**员**里多处搜索前进，最后有**远**骑在本队后两里多处断后。

猿名斥堠到达山前，看到已经没有进路，连忙派出一骑飞马回报，另两名面向两边警戒。

这队骑兵后面数里处，数千名骑兵追踪而至。山中大道，田间小路，漫地遍野而来。互相争道，你推我挤，全无队形可言。

有的被挤下马，徒步跟在队伍后面谩骂；有的争到先机，策马仰天哈哈大笑；还有的连人带马被推挤掉到田间冰雪泥泞中，连打着喷嚏，也不管满身泥污透湿，又紧鞭着乘马和别人争道去了。

这大群骑兵嘻笑喧哗，个个争先，如同一群仗着数多势

众的猎犬，正在追逐一只受伤落单的猛兽。

虽然急不择路，但他们却都循着一条路线——前面雪地中连串的马蹄印；虽然他们你争我夺，心中所想的却是同一件事——擒拿项王，不论生死，封万户侯，赏金千金（汉制：黄金员斤为员金，值万钱）。

他们口里喊着同一个口号：

“快速前进，捉到项羽就是万户侯，外加立即成为坐不垂堂的千金之子！”

“看，项王就在前面！”有人在最前面高喊，“前有大泽，后有追兵，他跑不掉了！”

喊声在山谷、原野中回荡，震人心弦！

可是，这个超越众人跑得最快的骑士，这时发现自己落了单，却被一股莫名的恐惧所冲击，他掉转马头跑就往回跑，边策马边喊：

“项王就在前面！项王就在前面！”喊声分不出是欣喜还是害怕。

前面一些骑兵听到他的喊声，又见到他往回跑，全都掉转马头回本队。他们的惊惧，影响到整个部队，很多人不知发生了什么事，也有很多人怀疑是项王在此设了伏兵，纷纷掉转马头想退。

汉军骑将灌婴——也是这支缨[illegible]骑兵追击部队的指挥者——拔出佩剑，喝令随从制止，斩杀数人，部队才算停止了混乱。但灌婴本人也不敢轻易前进，他召集各部都尉，分配任务，分三方面包围，逐渐缩小包围圈。

真是树的影子，人的威名，缘园园园生力骑卒部队，竟惧怕区区圆愿骑突围而出的久战疲惫之兵。

之二

摇摇西楚霸王项羽身高愿尺有余（约今员愿园公分以上），豹首燕颔，浓眉环眼，双瞳仁，满脸虬髯，虽在战败突围久战之后，威风凛凛，气概仍如天神。

他见敌人已三面包抄过来，而前面又是大泽挡路，已知今天是脱不了身。他集拢所属残余圆愿骑，布成了四相阵，准备作内线作战的殊死战。

四相阵为项家祖先所发明，专用作对付优势之敌的包围战，使用兵力可大可小，形成一个坚强的战斗体。

如今项羽将圆愿骑，每苑骑一列对着一个方向，自己则居中指挥。敌若正面攻击，除正面迎击外，左右两翼即可冲杀夹击敌人；敌若两面进攻，则两面分头迎击，后列转向，则可包抄攻击敌人侧背；若四面受敌，则四方迎敌，兵力可作最大有效的展开。

此阵变法灵活，可集中歼敌，也可各自为战。

眼看着汉军骑兵已重重围上，形成了好几道包围圈，但数千人没有人敢带头攻击区区圆愿骑组成的四相阵。谁都想活捉或击杀项王，得封万户侯，强取千金的赏金，但都知道自己不是项王的对手，上去只有送命。万户侯也好，千金之赏也好，都必须活着才能享受。

灌婴在后方督阵，他也不敢下令冲杀，因为兵对兵、将对将，他下令部下攻击，他就得带头面对可怕的项羽。

“包围住他们，让他们饿得提不动刀、拉不动弓时，再上去活捉。”灌婴命传骑传令各部。

于是汉军不断呐喊威胁，跨下的战马全都不耐烦地踢动雪地，踢起阵阵碎雪；有的仰首长嘶，喷出一道道白色热雾。但整个汉军部队都静止不动，准备饿死最后剩下的圆愿名敌人，也是最顽强、最可怕的敌人。

另一方面，项羽见汉军久久不发动攻击，当然识破他们的阴谋，于是他以雷鸣般洪亮的声音沉重地向部下宣布：

“我项羽圆原岁起兵，跟随季父项梁，以八千江东子弟渡江逐鹿中原，到今天已经是愿年了，身经死园余战，所当者破，所击者服，从未打过败仗，所以独霸了天下。如今被围困于此，乃是天意要亡我，非战之罪也！”

接着，他手指着九头山东面突出部说：

“今天看样子是非决一死战不可了，久困在此，不饿死也会冻死，我们必须突围到山上东南方找地方过夜。现在我为各位开路，大家分四路急速冲杀出围，到山的东面突出部集合！”

随即，他又指着汉军中间一名高盔金甲的骑将说：

“看我为各位取这名骑将首级！”

项王一声令下，源队人马分四个方向冲杀。项王一马当先，由山坡冲下，如同猛虎进入羊群，手起刀落，汉军人头落地，就像瓜熟蒂落似的轻而易举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

汉军骑将杨善自认勇猛，挥着大刀前来迎战。项王重瞳环眼横睁，雷霆似的大吼一声：

“你竟敢上来送死！”

杨善人马俱惊，马再不听约束，掉转头就跑，直到数里外才停止下来。

杨善这一退，部下和其他汉骑纷纷后退。项王倒变成了追击者，左冲右突，所当披靡，片刻之间他就斩杀了上百人。终于追上那名高盔金甲的汉骑都尉，一挥刀，都尉人头落地。血喷出半天高，尸体砰然落地。汉骑一声呐喊，却倒退数里，不敢再追。

项王与众骑到达预定集合点，分成三处，互成犄角之势。检查一下损失，仅战死了两骑，但汉军被杀者何止数百人！项王哈哈大笑：

“斩将刈旗，为诸君突围，是要各位知道天要亡我，非战之罪也，各位现在认为如何？”

众骑皆在马上伏身齐声说：

“果然如大王所说的！”

天色已暗，汉军只将山坡重重围住，偶尔呐喊几声，但都不敢上山搜索。

之三

摇摇风雪已停止，天空出现一轮满月，照着远处的乌江水，霞光万道。山下大泽芦花荡里，密集的芦苇枯枝和白茫茫

的芦花，在夜风中摇曳，发出寂寞的“沙沙”声，与乌江水的呜咽相和。

山脚下，汉军生起的点点营火，将西面的半边天照得通红。看营火的数目，汉军又来了增援部队。

项羽等[illegible]个人分聚在三个互相可以照应的山洞里。他们派好了警戒，安置好劲弩，也就在山洞里燃起了火堆，饱食一顿，和衣过夜休息。经过数日的苦战，这些不知死亡为何物的壮士，全都进入了梦乡。

只有项羽坐在火堆旁边，一点倦意都没有。望着火堆上跳跃闪动的火焰，他不禁陷入过去的种种回忆里。

目前的死地困境，使他想起带他举兵起事的季父项梁，也想起他所说的一个故事——

胡狼在落单时，总是远远跟着猛狮，等猛狮扑杀大小兽类饱餐一顿以后，倦极而打瞌睡时，偷偷上去吃猛狮的余食。偶尔睡狮张开眼睛看它一眼，它便连忙跑开，或者是摇尾乞怜，猛狮则根本就不将它放在眼里，闭上眼睛又自顾自睡觉。

有时，猛狮也会因它老是跟在后面而生气，便大吼一声，扑了上去。胡狼就四脚朝天闭气装死，将置命的喉咙完全暴露出来，以表示对猛狮的顺服。猛狮通常只轻轻的闻了闻，用强有力的狮掌拨弄几下，不屑地置之而去。

但一旦胡狼的族群集结，它们就会攻击猛狮不放。好汉难敌人多，时间久了，猛狮虽然咬死了千百只胡狼，却有更多的千百只涌上来。最后猛狮负伤、败逃了，群狼却仍不

放过它，一直要等到咬死它、分食它的尸体、将它的每一滴血舔干净了为止。

历来他和汉王刘邦斗争的情形，岂不完全和猛狮对付群狼一样？他击败过刘邦无数次，而他只败一次，就败得如此不可收拾！假若胡狼在将喉咙致命处整个暴露在猛狮口下时，猛狮就一口咬断，是否就没有这种悲惨的结局？

小洞口有阵冷风弯弯曲曲地吹进，火堆旺了起来，突然升高的火光差点燃着他的眉毛。他苦笑了笑，倾耳听着汉军营中的喧哗嘈杂。军队纪律如此，不是群狼又是什么？

在跳动的火焰中，他仿佛又见到季父项梁的脸，脸上是刚说完“胡狼与猛狮”的故事时，惋惜而又警惕的表情。他当时曾这样说：

“注意刘邦这头老胡狼，在他斗不过你时，它会躺下来装死，或者是将致命处暴露给你，表示降服；但当你一旦疏忽，他会用尾巴扫起尘沙，迷住你的眼睛，跳起来咬断你的喉咙，再不然就是集合群狼追赶你到死。注意刘邦这只老胡狼，你还是头刚长成的幼狮，没有和老胡狼斗争的经验！”

假若在刘邦历次败得像丧家之犬，摇着尾巴向他乞怜时……假若猛狮在胡狼谄媚着暴露出致命处时，而一口咬下去呢？

“不，”项羽摇头苦笑着对项梁的幻像说，“假若事情可以重新来过，猛狮还是不会咬断胡狼的颈子，而我项羽还是会放过刘邦；否则猛狮就不成其为猛狮，我项羽也就不是项

羽了！”

夜风里，传来乌江的浪涛声；山脚下，汉军军营中又传来一阵箫音。在月夜，在雪地，特别显得寂寥凄凉。项羽耳畔又响起虞姬的歌声——

汉兵已略地，
四方楚歌声。
大王意气尽，
贱妾何聊生！

这个命运坎坷的女人，短短的一生专情于他，随着他东征西讨，没过个一天平静生活。她忠心信靠他，他却连她的性命都保不住，他项羽自命什么英雄？

不知不觉他的泪已涌入眼眶，不知不觉他又跌入过去的回忆中……

员

摇摇楚幽王悼六年，秦王政十五年。

楚国下相的一座雄伟的将军府邸里，一位白衣少年迎着疾劲的夜风，负手伫立在后花园的小楼下面，仰首凝视乌云密布的夜空。

员愿岁的项梁长身玉立，有着一张未脱稚气而英俊的脸，龙眉凤目，悬胆鼻，但时时紧皱的眉头却带着一股超龄的忧郁。

他生性沉默，可以终日不发一语，但一开口说话，却常语惊四座，令人惊服。

他身为楚国大将的父亲项燕，就常对人说：

“我的三个儿子，项伯可以游说诸侯、拜相封侯；项仲随我领军作战，成就不会超过我；可是老三项梁乃是一条见首不见尾的神龙，连我这个做父亲的都看不透他到底想做什么！”

目前，项燕正领军和秦军对峙在秦楚边境。

大哥项伯虽然只有圆缘岁，却已在外游学员园年，很少和家中通音信。

圆员岁的项仲随父在军中，去年完婚，只在家小住三个月，就离开新婚妻子前往军中。

他们的母亲早已去世，偌大一座将军府，当家主事的只有他和二嫂公孙玉。

公孙玉只有员怨岁，出身楚国名门，为人贤慧，但因才嫁过来不久，府中一切不熟，所以实际上府中六七十名下人的管理、内内外外的大小事务，全是由项梁一手包办处理。

他除了家务外，最重要的事是为父亲做在京都郢城的耳目。

将军领兵在外，虽然势大权重，有时连君命都可以有所不受，但一旦受到怀疑，往往就是灭门之祸。他就是要在后方为父亲做安内的工作，让他没有后顾之忧。

虽然下相离郢城还有一段路，他却在朝中布下耳目，只要有所动静，他就能立即得到消息传告父亲。当然，他也不会忘记时时为父亲在各阶层官员中打点。

的确，大家都说，他的深沉和干练远超过他的年龄，但现在他却有点惊惶失措。

二嫂即将临盆，二哥却不在家，而他对女人生孩子的事，乃是一点经验都没有的。

小楼上灯光辉煌，仆妇婢女楼上楼下奔跑，不知在忙些什么；她们都压低声音谈话，因此也听不清她们在谈些什么。

只有楼上产妇间歇的哭喊声，在夜风中显得特别凄厉。

二嫂已这样叫喊了将近一个时辰，每叫一声，他都会感到心头一紧。他怕听到这种哭喊和呻吟，但却无法逃避，他是家中唯一的主人。

他听过各种不同的哭喊和呻吟：犯人受刑时的号叫呼痛、斗剑时中剑者的惨呼哀吟、伤兽在陷阱中的狂吼……但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

都没有令他这样惊心动魄的。

他叹了一口气——要是母亲还在，或是项仲在家，他就不必管这件他管不了的事，那该多好！

这时候，只见婢女歇春从花园的月门外走进来，身后跟着一个产婆，匆匆要上楼去。在她们擦过他身边时，两人都行礼叫了一声：

“三公子。”

“王媪不是已经在产房里了吗？”他忍不住问。

“王媪说……孩子大，胎位又……她恐怕一个人应付不了，所以……”歇春说到这件事，脸上带着少女的娇羞。

他点点头，没有说话，望着歇春匆匆奔跑上楼的丰腴背影，心上浮起一丝异样的感觉。

歇春，[illegible]岁，是公孙玉的陪嫁丫头，名义上是主仆，实际上比姐妹还要好。

他喜欢她笑起来的两个酒涡。

楼上又响起一阵凄厉的哭喊声，他皱了皱眉头，走向荷花池小亭。

时值深秋，荷花全凋谢了，只留下一些残梗枯叶浮露水面。园中其它花草树木也大都枯萎，空中和地面的落叶在狂风中互相追逐，只有亭边一片菊花，开得正盛。他忍不住想：

“这多像目前的天下局势，暴秦追逐各国，正如狂风横扫落叶。我应该像这些菊花，屹立在风雨寒霜中，一枝独秀！”

突然，小楼背后天际闪起一道道眩目的闪电，接着是一阵阵震天价响雷，深秋打雷，事非寻常。

豆大的雨点打了下来，整个花园为暴风雨所笼罩。

更突然的，小楼上响起一阵儿啼，嘹亮得连暴风雨都掩盖不住。

“感谢上天，二哥有后了！父亲得到了第一个孙子！”他从内心深处升起一股对生命的喜悦和虔诚。

不知为什么，他直觉认为二嫂生的是儿子。也许，在这种狂风暴雨、雷电交加的环境下，出生的应该是气吞山河的伟男子，而不是承欢膝下、温柔惹怜的女孩。

圆

摇摇一把黄伞从小楼冲向小亭，在夜暗中，看上去仿佛一朵在风中飘荡的大菊花。

歇春气喘喘地站在他面前，高兴却又紧张地向他大声禀报：

“恭喜三公子，少夫人生的是一位公子！”

“母体平安？”他压抑住内心的狂喜，顺口这样问。

“大致还好，只是……”歇春娇羞地低下头。

“只是什么？”他沉声问。

“只是血……只是血好像不能止住。”她的头垂得更低了。

他对妇人生孩子的事一窍不通，可是知道血不能止总

不是好事。

“那你还站在这里干什么？还不催项福去找医生？”他怒声地说，失去平日那份沉着。

“是，公子。”歇春带点委屈地答应。等她转过身要走时，项福已带着王媪匆忙奔来。

“少夫人产后不太舒服，需要请医生。”王媪上气不接下气地说。

王媪是公孙玉的奶母，也是跟着陪嫁而来，府内有关女人的事，她管了一大半，而项福是府中总管。

“那还等在这里干什么？还不快去请？”他真的有点生气。

但豪门大家，一切都得按规矩来，这不能怪他们。

他转向高大的项福说：

“备源匹快马，由你亲自去东门请孟大夫！”

“是！”项福转身奔出花园。很快就听到园后马厩里的马嘶和马蹄的疾驰声。

“你们也退下吧！好好照顾少夫人。”他柔声地对歇春说。的确，他为自己今夜失常的表现有点愧疚。

早该回来的二哥为什么没回来呢？今年边境上并未发生重大战事。

这时，园后马厩方向又传来一阵马蹄声，难道项福回来得这样快？

雨逐渐停了，风势仍然未减。

夜暗中走来的不是项福，而是门房项贵。这位[illegible]多岁

的老人，年轻时跟着项燕东征西讨，因为腿部残废，很早就退休在将军府安养，专管接待前方来的信差和宾客。

项燕对部属一向宽厚，项梁是项贵看着出生和长大的，因此对项贵特别尊敬，只喊“贵大叔”而不称姓名。

“贵大叔，有什么事吗？”项梁惊奇地问。

“前方老将军有信使来，正在前厅等候。”项贵一边回答，一面跛着走进小亭。

项梁心想，信使来得正好，省得再派人向父亲报告喜讯。

“是谁？”

“老将军的近身侍卫官龙且。”

“他说了些什么？”项梁心里有点紧张，派近身侍卫，一定有重大事情。

“他什么都没说，但看上去神色不太对。”

“哦——”他心中浮起一种不祥的感觉，“你先去招呼他，我随后就到。”

项贵一跛一瘸地走出花园。

项梁回头看看小楼上，那里灯光依然辉煌，人影幢幢，想必更为忙乱。

一阵急骤的马嘶和蹄声由远而近，项福手提灯笼在花园侧门出现，后面紧跟着提着药箱的孟大夫。项福想向他说点什么似的，他摇手制止，只是指指小楼上说：

“带孟大夫上去，老将军派了信使来，有事到前厅找我。”

项福带着孟大夫急急忙忙上楼，他望着他们的背影想着：

“女人生孩子流点血，本来是正常事，医生来了，应该会处理好一切；只是父亲派近身侍卫来……”

雨又下了起来，只是风势反而减弱了。

项梁飘逸地走向前院，但不知为什么，那股不安却越来越沉重。

猿

摇摇项梁走进前厅，一位全身甲胄的少年军官从客席上站了起来，抱拳为礼，口称：

“末将龙且拜见三公子。”

项梁回礼请龙且复座，命丫鬟惜春献茶，自己也在主席座前坐下来。他忍不住打量了这位父亲的近身侍卫一眼。

啊！长得真英俊！看样子年纪不会比自己大。

只见龙且唇红齿白，两眉修长，尤其是那对亮若寒星的眼睛，在烛光下显得炯炯有神，他不觉起了结交之意。

项梁自命长得好，每个看到他的人，无论男女，当面背后都会这样称赞。为了父亲的安后工作，他也不得不应酬于达官贵人的家眷和欢场女人之间，因为他的长相，办起事来的确占了不少便宜。

可是，今晚看到龙且英姿焕发的气度，他内心却有种自惭形秽的感觉。如今国家多难，男儿当执戈疆场，怎能长期

在后方厮混在脂粉堆里！

而且，麻生蓬中，不扶自直，自己和龙且比较起来，总缺少点豪迈轩昂，而多出一些阴柔之气。

敬茶以后，龙且几次欲言又止，项梁对他既产生了爱慕之意，也就不急欲问他的来意，而是要他先介绍自己。

龙且正是和他同年，今年也是 愿岁，不过比项梁小两个月。

他父亲龙腾也是项燕属下的将领，猿年前在伐秦战争中阵亡，临终时将龙且托孤给项燕。自那时起，他就一直跟在项燕身边。

“将军对我亲如子侄，教导我，栽培我，猿年来我学到不少战技兵法，但也从未荒废文事。我就算粉身碎骨，也难报将军于万一。”龙且出自肺腑地说。

“这算不得什么，令尊为国捐躯，家父抚养你也是份内之事。不过这样一来，我们应该更亲近一点。”也许是受了龙且言谈气度的感染，项梁也变得豪迈起来，“请！请用茶！”

项梁端起茶杯喝了一大口，但见龙且端起茶杯，却皱了皱眉头。项梁回头看看侍立在后面的惜春，以眼神询问茶是否有问题。

“三公子别见怪，末将在军中大块吃肉，大碗喝酒惯了，这样精致的茶杯，不惯使手，仿佛一拿就会碎了似的。”龙且连忙解围。

“对，大块吃肉，大碗喝酒！惜春，拿酒来，用最大的酒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